

欽定唐書

卷一百五十三之一頁六十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邱 懿

列傳第七十八

段頤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師潛仕爲隴州刺史留不歸更爲汧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摺章擿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晉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別將靈晉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圖怛邏斯城會虜救至仙芝兵郤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己陷衆非仁也嗣業慙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還安西請秀實爲判官遷隴州大推府果毅後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我也請大索恐得其蹕伏虜師燭改綏德府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嗣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耳嗣業因固請宰遂東師以秀實爲副嗣業爲節度使而秀實方居父喪表起爲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鄰嗣業與諸將圍之以輜重

委河內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愁思
岡嗣業中流矢卒衆推荔非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卽遣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親與將吏迎
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擢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爲士
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更推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
卽日鼓行入援孝德徙邠寧署支度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乃請屯奉天仰給畿內時公廩竭縣吏不
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剽孝德不能制秀實曰生我爲軍候豈至是邪司馬王稷言之遂知奉天行營事
號令嚴壹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爲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
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故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聞白晝羣行丐頃於
市有不嗛輒擊傷市人椎金鬲甕益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
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憤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死而
天子邊事公誠以爲都虞候能爲公已亂孝德卽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
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
刀選老健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齎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愕眙因曉之

曰尙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以從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譖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邠由是安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諶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諶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卽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己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諶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饑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尙不愧奴隸邪令諶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馬璘代孝德每所咨逮璘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始璘城涇州秀實爲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大厤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旣驟徙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鼙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王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

焚橐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之居外請入不許明日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軍遂遷涇州干時食無久儲鄂無居人朝廷患之詔璘領鄭潁二州以佐軍命秀實爲留後軍不乏資二州以治璘嘉其績奏爲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邊戰鹽倉師不利璘爲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邪乃悉城中士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按甲備變璘卒命愿將馬頤主喪李漢惠主賓客人位於堂宗族位于廷賓將位於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聳珍張景華欲謀亂秀實送姪幹京師徙珍景華于外一軍遂安卽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一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無贏財賓佐至議軍政不及私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件別條陳帝悅慰賚良渥又賜第一區寶封百戶還之鎮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追元載議欲城原州詔中使問狀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土功請須豐隙炎謂沮已遂召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

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迎追其兵旻至駱驛得符還秀實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爲繼而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頸流血墮面觸倒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賓明禮靈岳等皆繼爲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悔悵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謚曰忠烈賜封戶五百莊第各一區長子三品諸

子五品並正員官帝還都又詔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碑云太和中子伯倫始立朝有詔給鹵簿賜度支綾綢五百以少牢致祭伯倫累官福建觀察使終太僕卿時宰相李石請文宗加贈謚鄭覃曰自古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帝惻然爲罷朝可其請孫嶷文楚珂知名嶷自鄭滑節度使入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甘露之變嶷當誅裴度奏忠臣後宜免死貶循州司馬文楚咸通末爲雲州防禦使時李國昌鎮振武國昌子克用欲得雲中引兵攻之殺於麟雞臺下沙陀之亂自此始珂僖宗時居潁州黃巢圍潁刺史欲以城降珂募少年拒戰衆裹糧請從賊遂潰拜州司馬

劉海賓者彭城人以義俠聞爲涇原兵馬將與秀實友善累戰功兼御史中丞劉文嵩據涇州叛海賓與其子光國給以奏請及入對因言姦慝可誅狀既還光國手斬文嵩獻闕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賓樂平郡王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戶

顏真卿字清臣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幼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讐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吉溫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謫賀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蔣冽奏爲

東都探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陽詔
霖雨增陴濬隍料才壯儲廩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
陷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
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寡士得萬人遺錄事參軍李
擇交統之以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
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鄴郡太守王靈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
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化真卿畏衆懼給諸將
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它日結芻續體斂而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
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卽拜戶部侍郎
佐李光弼討賊真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銑賈載沈震爲判官俄加河北招討探訪使清河太守使郡人
李壽來乞師壽曰聞公首奮裾唱大順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
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土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爲腹心它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真卿爲
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將何以教我壽曰朝家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出鄜口限賊不

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知泰以勁兵拔嶧口出官師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十萬衆徇洛陽分
犀銳制其衝公堅壁勿與戰不數十日賊必潰相圖死真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遣大將李擇交副將范
冬馥和琳徐浩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袁知泰遣將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萬拒戰賊敗斬首萬級
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兵絕平原救軍真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讓之
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遺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頗
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已卽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裏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復爲河北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萼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
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
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
至德元載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
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
輜輶老而麌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

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遠奏改之帝以爲遠識又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爲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爲御史唐夏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峘以爲生事非短真卿因召爲刑部侍郎展卒舉兵度淮而峘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爲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卽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給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譏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退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爲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惜之昔太

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杖家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闕白時閻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尙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遞爲姑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裏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痏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讟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閉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于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爲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於是中人等臘布中外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以爲禮儀使因奏列聖謚繁請從初議爲定哀侈國粹之寵不報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真

卿雖博識今古屢建議釐正爲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
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
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遺真卿四方
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
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
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遺真卿兄子峴
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
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尙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
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懼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
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
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
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阮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爲張伯儀敗希烈令齋旌節首
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

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
學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廷曰不能屈節當
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
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
殺之年七十六嗣曹王臯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頽碩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
謚文忠轉布帛米粟加等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
公如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後皆有功善正草書筆力迺婉世寶傳之
貞元六年赦書授頽五品工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弘式爲同州叅軍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姪姪常抵首拱
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
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哮噭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台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
節偃蹇爲姦臣所濟者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
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蓋以未見信望于人要返諸己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

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音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考證

段秀實傳孝德薦爲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舊書秀實拜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
鄧願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張掖郡王臣酉按秀實初爲涇
州刺史名位尙卑無封王之理後以節度封王于事理爲近當從舊書

令謐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沈炳震曰按舊書大厯八年監倉之戰令謐尙
爲都將此云自恨死疑未的也